

碎簪記

蘇曼殊

余至西湖之第五日，晨餐甫罷，徘徊於南樓之上。鐘聲悠悠而逝，遙望西湖風物如恆，但與我遊者乃不同耳。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，獨遊者九次，共曇諦法師一次，共法忍禪師一次，共鄧繩侯獨秀山民一次，今卽同莊滉也。此日天氣陰晦，欲雨不雨，故無遊人，僅有二三采菱之舟，出沒湖中。余忽見楊縷毵毵之下，碧水紅蓮之間，有扁舟徐徐而至，更視舟中，乃一淡裝女郎，心謂此女遊興不淺，何以獨無伴侶。移時舟停於石步，此女風致果如仙人也。至旅邸之門，以吾名氏叩閤者，閤者肅之登樓，余正駭異，女已至吾前，盈盈爲禮，然後赧然言曰：先生幸恕唐突，聞先生偕莊君同來，然歟。余漫應曰：然，女曰：妾爲莊君舊友，特來奉訪，敬問先生，莊君今在否。余曰：晨朝策馬自去，或至靈隱天竺間，日暮歸來，亦未可定。君有何事，吾可代達也。爾時女若有所思，已而復啓余曰：妾姓杜，名靈芳，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，敬乞傳語莊君，明日上午，惠過一談，但有瀆清神，良用歉仄耳。余曰：敬聞命矣。女復含赧謝余，打槳而去。余此際神經頗爲此女所擾，此何故哉。一者吾友莊滉，恭慎篤學，向未聞與女子交遊，此女胡爲乎來。二者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，何由知吾名姓，又知莊滉同來。三者此女正當綺齡，而私約莊滉於逆旅，此何等事。若謂平康挾瑟者流，則其人儀態萬方非也。若謂莊滉世交，何以獨來訪問，不畏多言耶。余靜坐沈思，久乃聳然曰：天下女子，皆禍水也。余立意既定，抵莫，莊滉歸，吾暫不提此事。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：六號室客共幾人。曰：母女并婢三人。曰：從何處來。曰：上海。曰：有幾日住。曰：飯後乘快車去。余思此時卽使莊滉趨約，

亦不能及。又思此亦細事，吾不語莊湜，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。又明日爲十八日，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，并觀三牛所牽舟。莊湜倦不果行。迄余還，已燈火矣。余不見莊湜，問之閹者，閹者云：其於六句鐘得一信。時具晚膳，獨坐不食，須臾外出，似有事也。余卽往覓之。沿堤行至斷橋，方見莊湜臨風獨盼。余曰：露重風多，何爲不歸？莊湜不余答，但握余手，順步從余而返。至旅邸，余罷甚，卽就寢，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。余至夜半忽醒，時明月侵簾，余披衣卽簾下窺之。湖光山色，一一在目。此景不可多得。余欲起，莊湜同觀，正衣步至其榻，榻空如也。余卽出樓頭覓之。時萬籟俱寂，瞥眼見莊湜枯立欄前，余自後憑其肩，藉月光看其面，有無數溼痕。余問之曰：子何思之深耶？莊湜仍不余答，但悄然以巾掩淚。余心至煩亂，不知所以慰之。惟有強之就榻安眠。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？余不知之。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。翌朝，余見莊湜面灰白，雙目微紅，食不下咽。其心似曰：吾幽憂正未有艾，吾殆無機復吾常態，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。飯罷，余莊容語之曰：子自昨日，神色大變，或有隱恫在心，有觸而發，未嘗與我一言，何也？試思吾與子交厚，昨夜覩子情況，使吾與子易地而處，子情何以堪？此時余反覆與言，終不一答。余不欲擾其心緒，遂與放舟同遊。冀有以舒其憂鬱，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。余思莊湜天性至厚，此事不欲與我言者，必有難言之隱。昨日閹者所云得一信，寧非女郎手筆？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者，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，而年鬢尙輕，恐一失足，萬事瓦解。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。今茲據此情景，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，有莫大關係。吾老於憂患矣，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，何哉？余同莊湜既登孤山，見碧晴國人數輩，在放鶴亭遊覽。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：Love is enough.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? 女歌畢，卽聞空谷作

回音亦曰：Love is enough.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? 時一青年繼曰：O! you kid!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. 空谷作抗音如前。遊人均大笑。余見莊湜亦笑。然而強笑不懽，益增吾悲耳。連日天晴湖靜，余出必強莊湜同行。余視莊湜愁潮稍退，漸歸平靜之境。然莊湜弱不勝衣，如在大病之後。余則如泛大海中，但望海不揚波，則吾友之心，庶可收拾。一日莊湜忽問余曰：吾騎馬出遊之日，曾有老人覓我否？余卽曰：彼日覓子者非老人，乃一女郎。莊湜愕視余曰：女子耶？彼曾有何語？余始將前事告之。并問曰：彼女子何人也？莊湜思少間，答曰：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。余曰：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，擾子遊興，故未言之。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，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？吾思書必爲彼女子所寄，然耶否耶？莊湜急曰：否。乃叔父致我者。余又問曰：然則書中所言，與女子過訪，不相涉耶？莊湜曰：彼女過訪，實出吾意料之外。君言之，我始知之。余又問曰：如彼日子未外出，亦願見彼女子否？莊湜曰：不願見之。余又問曰：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？彼老人何人也？莊湜曰：恐吾叔父來遊，不相值耳。亡何秋老冬初，莊湜束裝歸去。余以腸病復發，淹留湖上。或觀書，或垂釣，或吸呂宋烟，用已吾疾，實則腸疾固難已也。他日更來一女子，問莊湜在否？余曰：早已歸去。余且答且細瞻之，則容光靡豔，丰韻娟逸，正盈盈十五之年也。女聞莊湜已歸，卽惘惘乘軒去。余沈吟歎曰：前後訪莊湜者，兩人均麗絕人寰者也。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。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，憂形於色。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無疑矣。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。又思莊湜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，今日使莊湜在者，願見之乎？抑不願見之乎？吾今無從而窺莊湜也。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，唯情耳。莊湜宵深掩淚時，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。特其情史，未之前聞。余又深信莊湜心無

二色。昔人有言一絲既定萬死不更。莊湜有焉。今探問莊湜者，竟有二美。則莊湜之不幸，可想而知。哀哉。恐吾良友不復永年。故余更曰：天下女子皆禍水也。半月余亦歸滬。行裝甫卸，即訪莊湜。其嬖云：湜日來忽發熱症。現住法國醫院。余馳院看之。莊湜見余，執余手，不言亦不笑。余問之曰：子病略癒否？莊湜但點首而已。余撫其額，熱度亦不高。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。故余亦無言，默坐室內，可半句鐘。見莊湜閉睫而臥。適醫者入，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。醫者謂其病症甚輕，惟神經受傷頗重。并屬余不必與談往事。醫者既行，余出表視之，已八句鐘又十分矣。余視莊湜仍貼然而睡。起立欲歸，方啓扉，莊湜忽張日向余曰：且勿遽行，正欲與君作長談也。余曰：子宜靜臥。吾明晨再至。莊湜曰：吾事須今夕告君。君請坐。吾得對君吐吾衷曲，較藥石爲有效驗。吾見君時，心緒已甯。更有一事，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，約於九句鐘來院。吾向醫者言明，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。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。於吾爲第一見。故吾求君陪我，或吾辭有不達意者，君須助我。君爲吾至親愛之友。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。願此子向未謀面。今夕相逢，得君一證吾心迹，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。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，於事滋佳。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，不似帶病之人。余心始釋。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，實生平所未經。蓋男女慕戀，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。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？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，我何忍却之？余復默坐。少間，女郎已至。駐足室外。莊湜略起肅之入。余鞠躬與之爲禮。莊湜肅然言曰：吾心慕君，爲日非淺。今日始親芳範，幸何如也。此際女郎雙頰爲酡，羞赧不知所對。莊湜復曰：在座者，即吾至友曼殊君，性至仁愛，幸勿以禮防爲隔也。女始低聲應曰：知之。莊湜曰：吾無時不神馳左右。無如事多乖忤，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，實

不得已。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。女復應曰：知之。莊滉曰：余遊西湖之日，接叔父書，謂聞人言，君受聘於林姓，親迎有日，然歟。女容色慘沮，而顫聲答曰：非也。莊滉繼曰：如此事果確者，君將何以語未畢。女截斷言曰：碧海青天，矢死不易，吾初心也。莊滉心爲摧折，不復言者久之。女忽問曰：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潮，令叔已知之耶。莊滉曰：或知之也。女曰：妾湖上訪君未遇，令叔亦知之耶。莊滉曰：唯吾與曼殊君知之耳。女曰：令叔今去通州，何日歸耶。莊滉曰：不知。女郎至此欲問而止者再，已而囁嚅問曰：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。與妾同鄉同塾，其人柔淑堪嘉也。莊滉曰：吾居青島時，曾三次見之，均吾嬖紹介。女曰：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，是被告我者。彼今亦在武林，未與湖上相遇耶。莊滉曰：且未聞之。此際余始得向莊滉插一言曰：子行後，果有女子來訪，女驚向余曰：請問先生得毋密髮虛鬟，亭亭玉立者歟。余曰：是矣。莊滉聞言，淚盈其睫。女郎蹶然就榻，執莊滉之手，泣然曰：君知妾亦知君言，次自拔玉簪授莊滉曰：夫不從人願者，碎之可爾。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。余視表，此時剛十句鐘矣。余乃勸女郎早歸，裨莊滉安歇。女郎默默與余握手，遂淒然而別。嗟乎！此吾友莊滉與靈芳會晤之始，亦卽會晤之終也。余既別莊滉靈芳二人而歸，輾轉思維，終不得二子真相。莊滉接其叔書，謂靈芳將結縭他姓，則心神驟變，吾親證之。是莊滉愛靈芳真也。余復思靈芳與莊滉晉接時，雖寥寥數語，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，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。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，其手心熱度頗高，此證靈芳之愛莊滉亦真也。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，事或爲其叔中梗耳。莊滉云與蓮佩凡三遇，均其嬖氏引見，則蓮佩必爲其叔嬖所當意之人。靈芳問我密髮虛鬟，亭亭玉立，此八字者，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滉之女郎而外，吾固不能遽作答辭。

也。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，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。第未審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芳否。蓮佩亦愛莊湜如靈芳否。既而余愈思愈見無謂，須知此乃莊湜之情關玉局，並非屬我之事也。又奚可以我之理想漫測他人情態哉。余乃解衣而睡，遂入夢境。顧夢境之事，似與真境無有差別。但以我私心而論，夢境之味實長於真境滋多。今茲請言吾夢。夢偕莊湜靈芳蓮佩三子，從錦帶橋泛棹裏湖。見四圍荷葉已殘破不堪，猶自戰風不已。時或瀉其淚珠，一似哀訴造物。余憐而顧之，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：吾非乞憐於爾爾，何不思之甚也。將至西冷橋下，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：此數片小花，作金魚紅色者，亦楚楚可人。先吾親見之而開，今吾復親見之而謝，此何花也。蓮佩曰：吾未識之，非蘋花耶。莊湜轉以問余。余曰：此與蘋同種而異類，俗名鬼燈籠，可爲藥料者也。言時已過西冷橋。靈芳蓮佩忽同聲歌曰：同携女伴踏青去，不上道傍蘇小墳。俄而歌聲已杳，余獨臥胡床之上。窗外晨曦在樹，曉風新夢，令人惘然。余飯後復至醫院，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二當贈莊湜。莊湜靜臥榻上，昨夕之事，余不欲重提隻字。乃絮論湖上之遊，明知此於莊湜爲不入耳之言，然余不得不如是也。余見昨夕女所遺簪，猶在枕畔。因謂莊湜曰：此物子好自藏之。莊湜開眸微視，則搖其首。余爲出其中，裹之置枕下。已而莊湜向余曰：吾媻晨朝來言，吾叔將歸與吾同居別業。余曰：令叔年幾何。莊湜曰：六十一。繼曰：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，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。然吾心愛靈芳，正如愛吾叔也。余順問曰：靈芳之兄，何人也。莊湜曰：吾同學而肝膽照人者也。余曰：彼今何在。曰：瑞士。余曰：有書至否。曰：有。書皆爲我與靈芳之事者。余曰：云何。曰：勸我邀求阿媻，早訂婚約。但吾媻之意，則在蓮佩。余曰：蓮佩何如人耶。曰：彼爲吾媻外甥，幼工刺繡，兼通經史，吾媻至愛之。余卽接曰：子亦愛

之如愛靈芳耶。莊湜微歎而答曰：吾亦愛之如吾嬪也。余曰：然則二美并愛之矣。莊湜復歎曰：君思弱水三千之義，當識吾心。余曰：今問子心所先屬者阿誰？曰：靈芳。余曰：子先覲面者爲蓮佩，而先屬意者乃靈芳，其故可得聞歟？曰：前者吾遊京師，正袁氏欲帝之日，某要人者，吾故人也。一日招我於其私宅，酒闌出文書一紙，囑余譯以法文。余受而讀之，乃通告列國文件，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，以證天下歸心袁氏。余以此類文句譯成國外之語，均虛妄怪誕詔諛便辟之辭，非余之所能勝任也。於是敬謝不敏。某要人曰：子不譯之可。今但懇子聯名於此願耶？余曰：我非外交官，又非元老，何貴署區區不肖之名？遂與某要人別。三日，有巡警提余至一處，余始知被羈押。時杜靈運爲某院秘書，聞吾爲奸人所陷，鼎力爲余解免。事後棄職周遊大地。今羈瑞士，靈運弱冠失父，借靈芳遊學羅馬四年，兄妹俱有令名者也。當余新歸海上，偕靈運卜居湧泉路，肥馬輕裘與共。靈運將行，余與之同撮一小影，爲他日相逢之券。積日靈運微示其賢妹之情，拊余肩而問曰：亦有意乎？余感激幾於泣下。其時吾心許之，而未作答詞焉。吾思三日，乃將靈運之言聞於叔嬪。叔嬪都不贊一辭。吾亦置之不問。一日靈運別余，蕭然自去。靈運情義，余無時不深念之。願雖未見其妹之面，而吾寸心注定，萬劫不能移也。余曰：子旣愛之，而不願見之，是又何故？莊湜曰：始吾不敢有違叔父之命也。余曰：佳哉，爲人子姪固當如是。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，亦以子天真誠篤，一經女子眼光所攝，萬無獲免。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至，非猜薄靈芳明矣。吾今復有一言進子，以常理度之，令叔嬪必爲子安排妥當。子雖初心不轉，而蓮佩必終屬子。子若能急反其所爲，收其嚮靈芳之心，移嚮蓮佩，則此情場易作歸宿，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。不然者，異日或有無窮

悲慨子雖入山。悔將何及。余言至此。莊滉面色頓白。身顛如冒寒。余頗悔失言。然而爲莊滉計。舍此再無他言可進。余待莊滉神息少靖。乃去。數日其叔嬸果挈莊滉居於江灣之別業。余往訪之。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。坐籐椅之上。且觀且搖其膝。莊滉引余至其前。曰。阿叔。此吾友曼殊君。同吾遊武林者也。其叔聞言。乃徐徐脫其玳瑁匡大眼鏡。起立向余略點其首。問曰。自上海來乎。余曰。然。又曰。吾聞汝足迹半天下。甚善甚善。今日天色至佳。汝在此可隨意遊覽。余曰。敬謝先生。時侍婢將茶食陳於籐几之上。莊滉引余坐定。其叔勸進良殷。以手取山楂糕糖蓮子分余。又分莊滉。余密覘其爪甲頗長。且有黑物藏於爪內。余心謂墨也。彼必善爪書。茶既畢。莊滉導余觀西苑。余且行且語莊滉曰。令叔和藹可親。子試自明心迹。於事或有濟也。莊滉曰。吾叔恩重。所命靡不承順。獨此一事。難免有逆其情意之一日。故吾無日不耿耿於懷。迹吾叔心情。亦必知之而憐我。特以此屬自由舉動。吾叔故謂蠻夷之風。不可學也。爾時隆隆有車聲。莊滉與余卽至苑門。車門既啓。一女子提其纖鞵下地。余靜立瞻之。乃臨存湖上之第二女郎也。女一視余。卽轉目而視莊滉。含嬌含笑。將欲有言。余知莊滉中心已戰慄。但此時外貌矯爲鎮定。女果有言曰。聞玉體有吝。今已平善耶。莊滉曰。謝君見問。癒矣。女曰。吾前歸自青島。卽往武林探君。不料君已返滬。言至此。迴其清盼而問余曰。曼殊先生。歸幾日矣。余曰。歸已六日。女少思。已而復問莊滉曰。湖上遇靈芳姊耶。莊滉曰。彼時適外出。故未遇之。女急續曰。然則至今亦未之見面耶。此語似夙備者。斯時莊滉實難致答。乃不發一言。女凝視莊滉。而目中之意。似曰。枕畔贈簪之時。吾一一知之矣。少選。侍婢請女入。余同莊滉往草場中。徘徊流盼。忽而莊滉顏色慘白。凝立不動。余再三問之。始曰。余思及蓮佩前此垂愛之情。及

阿嬪深恩。而吾今茲愛情所嚮，乃乖忤如是。中心如何可安。復悟君前日訓迪之言，吾心房碎矣。余見莊
滉憂深而言婉，因慰之曰：子勿戚戚弗甯。容日吾當代子陳情於令叔，或有轉機，亦未可料。實則余作此
語，毫無把握。然而溺於愛者，乃同小兒。其視吾此語，亦如小兒聞人話餅。莊滉又焉知余之所惴惴者耶。

(未完)

▲美國公民學

定價八角

是書爲美國學校通用課本。首述公民之初步。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。次述
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。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。次述公民與國際之關係。大
而政事。小至社交言動行止。皆當各有儀則以矩範之。不可稍相越輪。太倉唐
先生醉謂綱學目張。組織俱備。其精至之意。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。洵入道
之軌範。社會國家之通維。不僅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。並足爲我國今人
之模範。青年當作座右之銘。

▲美國民主政治大綱

三角五分

此書分上下二編。上編述地方自治及邦自治之制度。下編述中央政府之
度。且附述合衆國建國及革命史略。於凡構成各種制度之要素。組織政府各
部之程序。人民與約法之關係。皆能措詞不繁。而大要畢備。閱覽一過。即可瞭
共和國所以成立之大本。了然於心。我國國體雖已變更。而未諳共和真諦者。
尙屬不少。此書最足借鏡。言簡事賅。尤便誦讀。